

我用越来越黏稠的目光，去注视身边的老太太。注视得久了，就看成七十岁老妈妈的样子，已故老奶生前的模样。还有三十年后我的模样，当然，还有你年老时的模样。奇怪的，更多的看见她们妙龄时的媚影，似一树花的春情。

天上看不得太阳的脸，它把如火的情绪宣泄在大地上，路人的身上犹如起了火。我骑车出了家门，拐上向北的马路，路面跳跃着刺眼的白光，有着刺目的灼痛。我就在这刺眼的白光里，看见了睡着的老太。

她竟然在我正前方的路边睡着，歪在一个简陋的铁制老年推车上，像一团胡乱堆放的破布。这老太可能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她推着这笨重的老年车，实际上是让车支撑她衰败的身子。她走着走着就被时间抽去了力气，勉强挪坐在车座上，睡眠突然地来了，睡着了，连这蝎子般毒辣的大太阳，也没能刺痛她衰老的睡神经。她就这么地睡着，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，如一只爬不到岸的老龟。

在这火驱赶着的中午，没有一人愿为老太放慢脚步，甚至送去一个没有水分的眼神。我也是，骑车刷一下滑过，碾碎地面蒸腾的热浪。我还是刹住了车，在十几米的地方停下，我呆在那里踌躇了片刻。还是调头走向那老太。十几米的心路有些漫长，我说不出来理由。知了拖长火热的腔调聒噪。我蹲下来凑近老太，一股酸腐的汗味，还有阳光炙烤的焦糊。老太双眼埋在层层褶皱里，如经年的风吹皱的沙漠，眼角两块难看的白渍，是久悬的老泪被骄阳摄取后的干斑。鼻尖紧蹙了两下，忍不住伸出食指去擦，擦出一片枯燥的白音，如手指在旧草纸上爬走。老太的呼吸，在看不清颜色的睡衣上起伏。睡衣的领口一圈圈动人的蕾丝花边，像两片玉兰花瓣，托起暗黄的花蕊，她睡的模样如一个婴儿。我放下心来，在老太的身旁立了一会儿，一时忘记了太阳的灼热。双手紧抓老年车的铁把，手心烫得生疼。小心地推起那车，车轮沉沉地滚动，汗水早湿了我的前心后背。老太仍独自睡在婴儿的梦里，那里铺满绿色的草坪。我推着睡着的老太行走，前面是玉兰树墨绿的树荫。

## 一树花的晚霞

阿慧

我把车推进浓密的树荫，墨绿的清凉庇护了我们，老太的脸上，跳动绿色的光影。我轻轻地把她歪斜的脑袋扶正，无意中触到一丝坚硬。慢慢取下，一朵可人的月季花，粉红的骨朵，一如小小的心脏。花儿枯了，却香着，夹杂一股特别的老人味。手指有着含香的温软，温软成老太少女时粉色的春梦。

我上下班的老经之路，常见这两个生意老太。不知她们年轻时做什么营生，年老的这几年，她们做起了地摊生意。地点选得很偏，远离闹市，只有开往三个县城的班车不厌其烦地停靠。老太们看准了商机，一辆脚踩的三轮车上，立一台小型冰柜，一个木制杂货架，生意就做起来了。等车的男女老幼，暂时缓了口气，就想抽烟，想喝啤酒，想吃面包，想吃棒棒糖，想吃水果，老太们就忙乎起来，笑容像经霜的黄菊花。

也有不忙的时候，她们就脸对脸说话。有一次，我买小辫儿老太的口香糖，买好了，并不走，想听她们在说些什么。小辫儿老太说：“可不是咋的。我十六岁就有羔了。”吓我一跳。带发卡的老太说：“那有啥稀罕哩！我十五岁就有毛咧。”我大惊，口香糖囫圇下肚了，扶着车叹了半天也没能吐出来。

没想到两位老太也会吵起架来。我路经她们摊前，俩人吵得正烈，一圈的人像蒜瓣围着蒜薹。小辫儿老太一蹦多高，小辫儿散开了，脑袋上似覆盖一层茅草，一截红头绳在腮边晃荡，蚯蚓般地挣扎。发卡老太张嘴起了白沫，灰白色的裤子尿湿了一片。她仍在竭力大骂，裤子还有更湿的可能。“抢男人啊你，敢抢我的生意！”“吃味心食，说昧心话。咋不把天底下的男人都弄你家去哩！你个养汉精。”骂的内容很年轻，一圈人听得很兴奋，我没有再听下去。

再看见她俩的一霎，正是一个中午，没有班车，也没有旅客，四周显得出奇的宁静。两位老太也安静着，一个托腮伏在冰柜

上，一个侧身歪在站牌旁，背对着背，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。

没几天就又见她们挨得很近，两张老脸皮几乎黏贴成一张，她们的表情很诡异，好像在讲年轻时的一次惊心动魄，两张缺了牙的嘴咕咕着，活像母鸡屁眼。

下班路上风雨突然来了，两个老太慌忙收拾自个的货摊，手像风中的老树枝般凌乱。从雨中钻来两个黑汉，小辫儿老太惊叹：“噢！高儿，我的儿，怪疼娘哩！”发卡老太尖叫：“毛儿，再不来妈就叫风卷跑咧！”我猛地在雨中红了脸，原来她们儿子的乳名，一个叫高儿，一个叫毛儿。

一老太对面走来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她的着装，白色绸缎上衣，水波一样闪动，深黑过膝筒裙，紧裹略显下垂的臀部。她过人的气质露出非凡的身份，我断定这老太退休前一定是名干部，看她的目光就多了敬畏。这一看就爱上了她左肩上的黑色提包。

这是新款的卡帝乐鳄鱼肩包，我理想的竖款方形，天然的鳄鱼纹路，划开我奢望的水面。我心中生出欲望的双手，好想把那具有生命质感的包包搂住，用脸和手触摸那熨帖的柔滑。我火热的目光，几乎要在皮面上烙两个大洞。干部老太却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她斜跨马路朝中心花园走去，我的视线不得不从鳄鱼肩包上跌落。以为干部老太把我当成了街头贼女。正屈辱，见老太深弯下腰，在盛开的桂花树旁，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子，她摇了摇，将半瓶水沿树根倒掉。打开名贵的皮包，塞进那个空瓶子，精致的锁链无法拉上，包包就敞开着。当干部老太与我擦肩而过时，我看见了脏乎乎的瓶颈，不是一个，是几个。

我听见空荡荡的塑料瓶子，在她昂贵的皮包里，咯吱咯吱一路乱响。

快到单位门口时，我站在路口不走了。红灯亮起牛眼一眨不眨。同我一起止步的有

不少的人，其中就有一对老人，老得头发眉毛都白了，他们站在我的对面。老太太有着小家碧玉的娇媚，她缺少弹性的手指依然修长。修长的右手食指，不自觉地缠绕脖颈上的水蓝色纱巾，拨弄出兰花沁人的幽香。

终于等亮了绿灯，兰花老太轻轻拉起老伴的手，把他的手指握在手心。他们走上了斑马线，我在斑马线上留意那两只幸福的手，那紧握的手，有一种温度。我的眼神，多了嫉妒。

走过了，两只手仍没有分开，他们背对我走远。兰花开放时，就有了牵手的开始，是那种岁月熬就的恩爱，兰花醇醉的迷香。

自行车碾过河堤的路，沙沙的，诉说着无言的孤独。我沿着沙河岸边走到乡下，拐上右边一条弯曲的小道。推车走，油绿的麦苗牵引我的裤脚，我的脚窝浸满油绿，走向村庄的脚步一路清香。

村庄的胡同有些凌乱，日子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一条黄白的柴狗伸长舌头靠近我，见我没有怕它的意思，就摇着尾巴给我带路。几只鸡也加入进来，叽叽喳喳，前行的队伍热闹起来。

一个敞开门院的农家，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，门楣上的清真杜瓦，让我的心底涌出滚烫。我沿上红漆的门框，鸡和狗大方地在院子里漫步，并不在意这是谁的家。一个老太太从灶房里走出来，搭一方黑色盖头，深眼窝里盛满诧异。我热烈地向她道了色兰，老太热热地拉了我的手，很快，我手多了一碗热腾腾的非菜馅饺子。

我和老太在梨树下边吃边说，梨花雪片儿般飘进碗里。老太讲，她十七岁从漯河嫁到周家口，搭公爹的大船，沿沙河一路飘来。那天河水很大，差点儿吹飞了她的红盖头。“幸亏我用牙齿紧咬住。”老太太别过脸笑了一下，我还是看见了她做新娘时的娇羞。她赶走聚拢来的鸡狗，又说，三天前才同出嫁的女儿一起，把祖坟迁到十里外的回民公墓，“有公婆，有丈夫，有大女儿，还有小儿子。”老人吃掉最后一个饺子说：“俺替他们活着。”

风摇下一地梨花，有几片粘上老太的黑盖头。一抹晚霞映照乡间小院，老太太和她身后的梨花都染成了炫目的红。

## 冰山雪莲花

王天瑞

我没有登上过新疆的天山，可我却看到了天山深处那冰峰雪岭间的雪莲花。

一天，小涛出差路过我居住的小城，来家看望我，进门笑盈盈地说，大伯，我给您送一样礼品，您猜是啥礼品？我猜不出。小涛又说，这礼品是一株花，你猜是啥花？我还是猜不出。小涛神秘兮兮地说，这是莲花。

匆忙忙，小涛打开提包，拿出一个特制大盒子。大盒子很漂亮，鲜红鲜红的，上面印一朵艳丽雪莲花，下面是四个金光闪闪的字：天山珍品。

我打开大盒子，亮出一株雪莲花——有根、有茎、有叶、有花。我惊喜不已。

这株雪莲花，是小涛的朋友从天山深处带来送给小涛的。小涛笑说，朋友送我雪莲花不是送礼。哈哈，我也笑了。小涛虽是大学毕业，也学过植物学，但却一无职、二无权、三无名、四无钱，日月月年年在那由绿变黄、由黄变绿的“一亩三分地”上挥汗如雨地躬耕垄亩，给他送礼有啥用。朋友送我雪莲花，当然是友情。同样，小涛送我雪莲花，不用问是亲情。

看着雪莲花，我想起唐朝诗人曾写过歌唱雪莲花的诗。但这个诗人是谁，想不起来了，全诗的原句也背不全了。我就在书架上找啊找，找出《唐诗三百首》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，找出《唐诗选（上、下）》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找出《李太白诗集注》《杜工部诗集注》《白居易集》，终于在《岑嘉州集》中找到了我记忆中的诗。这首诗的作者

是岑参。岑参就是唐朝曾写出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那个著名边塞诗人。岑参曾几度出塞，在军中辅助作战。他对边地征战生活和塞外旖旎风光有着长期的观察和体会。他以激越的情思歌颂边防战士英勇的战斗精神，描绘多种多样的边塞生活和风光。他在《优钵罗花歌并序》中，是这样歌唱雪莲花的：“……耻与众草之为伍，何亭亭而独芳。何不为人之所赏

兮，深山穷谷委严霜……”

小涛说，雪莲花生长在天山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陡壁上、冰雪岩缝中，那里气候严寒，终年积雪不化，一般植物根本无法生存，而雪莲花却能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和空气稀薄的环境中迎风斗雪，顽强生长。雪莲花从种子萌发到开花，生长需要6至8年时间，在第6至第8年的7至8月间是雪莲花盛开的季节，也是雪莲花结籽的季节。这时最适合采收。这种难得一见的天然稀有的奇花异草，以其独有的生活习性和独特的生长环境，造就了独有的药理作用和独特的药用价值。千百年来，雪莲花被人们奉为“百草之王”。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，雪莲花能活血通络、散寒除湿、滋阴壮阳、抗衰防老，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延年益寿之极品。

说来也巧，不久后的一天，我收到一封遥远的来信——关于雪莲花的来信。写信人是杨西平。在我印象中，杨西平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兵。那时我下部队基层蹲点，恰逢部队为新战士举行授枪仪式，我把那杆冲锋枪发到了他手里。他与我结下了友谊。我转业后，他从黄海边调到祖国大西北。这么多年，他还不时地给我来信，说是汇报思想。如今，他已是解放军某军分区的副司令员。信封里有一张彩色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片大山、一座新坟、一株雪莲花、一队干部在杨西平的率领下肃穆地举手敬礼。信上讲述了战斗经过——六连二排在追击匪敌时，五班长不幸中弹牺牲。当我军活捉全部叛匪后，战友们返回掩埋五班长，岂料发现五班长在全排走后，又向前爬行十多米才牺牲。他压倒了草！他爬出了路！他流尽了血！他那鲜红的热血染红了土地和山岭！

杨副司令员为什么给我寄来这张彩色照片？我想，他是启迪我，一个革命战士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像冰山雪莲花一样勇敢、坚强、迎风斗雪，把满心的爱 and 情感献给人间。

### ※ 微小说

## 救人

飞鸟

闹市熙熙攘攘。一位银发老人不慎摔倒。阿三眼尖，远远看到，急跑过去。好心路人拦住阿三：“先别慌救人，看看近处有摄像头没。”阿三不理，刚跑一步，又被好心路人拦住：“等一下，我先打开手机录像，你再去救人。”阿三推开他，大步流星到了老人跟前。有路人大声说：“我们都别走，一会儿好作证。”阿三抱起老人，大喊：“爸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三叠：冷音”用“踏莎行”这牌子写了100首之多。这其中开篇写秋的就10首之多，“兴秋”、“醉秋”、“问秋”、“钓秋”、“凉秋”、“访秋”、“听秋”、“诉秋”、“晚秋”、“送秋”。这样密集地写秋，而且用一个牌子，对作者的才情及功底是一大考验。秋声，秋风，秋枝，秋枝，秋雁，秋霜，秋愁，秋荷，秋雨等等不一而足，悲秋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一个情结。草木的荣枯，时令的更迭非人力所能挽也。说穿了，这悲秋实则是对生命，对生活的一种感悟，一种珍重，或者也可以讲是对大自然万物有序的一种礼赞。

这部分作品里，作者还写了一些客旅在外的故事。登临吊古之作不但考量作者的历史文化素养，更能表露出作者对历史的感悟和思辨。如“登高黄鹤楼”、“瞻谒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”、“梦逸沈园”、“小延安”等等。“梦游读错铁头”是历史，“放翁醉酹诉衷情，婉歌千古何人听？”则是悟和思辨。无论是写诗还是填词，仅有表述是不够的，如果少了悟和思辨，那就是这盘炒菜你忘了放盐，一首作品就如同少了灵魂。

在“三叠：冷音”这个乐章里，作者有一阙《踏莎行·梅影三叠》，有作者的影子和心声。“何怕伶仃，偏临霜雪，几多墨客探高洁。冷冷玉指撩银弦，阳关迭起吟双阙。斜倚回旋，醉抚三叠，一声仰望西楼月。二声渐瘦莫回头，三声如我冰莹涅”。“繁涅即涅槃，佛教用语，意思是进入一种不生不死的境界。这似可看作是作者倾情于诗词的一种表述，一种执着，一种冰冷，一种傲骨所在。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，一种田间爬格子耕耘的艰辛，作者耐不住寂寞是不行的，当然，在当今，指望诗词养家糊口也是不行的。

从“阳关三叠”到“梅影三叠”，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，就诗词的传承上代不乏人，俊颖女士作为一个践行者很是令人佩服。如作者所说，“个别词句为了表达作者真实的意境，亦有出律的现象”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此外，有些个别词句显得生硬了一些，如《陌上花·梅之乡》“何畏堂前鸿宴”。“鸿宴”是鸿门宴的缩略语，不太妥。再如《浣溪沙·梅之家》“翁发堂前吟古韵”，“翁发”令人费解。词作讲究上下片的“换头”，作者大部分都处理得很好，但个别作品的“换头”值得再用心一些。

## 沙颖文艺



听海

因因 摄

## 从“阳关三叠”到“梅影三叠”

——俊颖女士词作刍议及其他

都 焯

们读到了词中人物的闲适，其中也透出几分作者的默许和羡慕。从理论上讲，形象大于思维。也许作者没有想到，读者读到此，会“额外”地获得一些感动，这就是夫妻间的融洽，一个贤淑女子的通达睿智，和一个“江上雪，岸边风，笑看荷衣不叹穷”的钓者；一个成熟女人的温婉从容，和一个“轻拨棹，且归与，只约清流不钓鱼”笠翁的闲情雅趣。从技巧上讲，情不离景，景不离情，情化于景，景升华情，情景交融，水乳不可分。

在时令篇里，作者写了春夏秋冬，风云雨雪，雾冰雪月等；在知音篇里，作者写了琴棋书画，笔墨纸砚，诗词曲笔等。这些诗材，在古人的咏唱里，出现的频率很高，老实说，翻出新意很难，但作者却字字含情，句句见景，曲曲入韵，皆有“梅”之骨，“梅”之魂，在这一点是很难得的，且难能可贵。《临江仙·梅之别》这首词里，“蜀道”、“高山流水”、“摘星辰”、“横斜”、“东君”等都是前人用过的意象，作者把它们拾掇在一起，我们并不感到生硬。这很像岭南派大画家，画梅高手关山月的梅花，杂而不乱！虽千万条，皆有章法。在古诗里，“柳”与别有关，“高山流水”更是与别有关，直到词的结句处“才将芳翠渡，又别画堂春。”借东君（春神）送春又别春，散发出一缕缕依依不舍。耐读，耐品是为文为诗的高境界，如果太过潦草，给人以草草收兵，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很多人结句结不好，不是生拉硬贴，就是太过平淡，味同嚼蜡，给人以功力不逮的叹惋。而好的结句，恰如“二八佳人，做好临去秋波那一转。”（清·李渔《论收煞》）笠翁虽然谈的是戏剧的结尾，诗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！

“二叠：絮语”尽显一位诗人的才情和一位善良女人的慈悲胸怀本色。请看，百首“生查子”，作者都与“谁”说呢？与风儿、与

俊颖女士新作词集《梅影三叠》将要付梓，约我写点什么，慨然允诺之后马上想到了“阳关三叠”，于是文章借古人，斗胆命题为《从“阳关三叠”到“梅影三叠”》。

“阳关三叠”出自唐代伟大诗人王维的作品《渭城曲》。这首七言绝句广为传唱于唐代，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云“红绽樱桃含白雪，断肠声里唱阳关”。至于“三叠”实则是歌曲处理的一种方法，宋代词家苏东坡在密州任官时，曾有同僚得到古本《阳关曲》，“……除了第一句不叠，每句皆再唱，这才知道古本的‘三叠’是这样的”。其实这种“叠”唱的方法，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面就出现过。翻开《诗经》，很多诗的每一章节几乎都和前段重复，有的仅仅换了几个词而已。这就是《诗经》的独门秘籍：咏叹之不止，反复之！直到今天，无论是民歌唱法或是通俗唱法，这种“叠唱”的方法依然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。

《梅影三叠》分为一叠：词境；二叠：絮语；三叠：冷音。除一叠用词牌较多外，其余二叠、三叠，大多是一个牌子“串烧”一百首之多。

“一叠：词境”这一乐章里，又分为“人物篇”、“时令篇”、“知音篇”、“闲情篇”、“生活篇”等五个“乐段”。在“人物篇”这个乐段里，有很多为唱和之作和尊崇之作。比如开篇第一阙《喝火令·梅之尊》，是上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、世界汉诗协会名誉会长、河南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所长林从龙先生的。这部分词作锤炼得最为缜密。如果说“冰姿”、“丹腮”为写梅，“风骨傲尘埃”一句则是由“梅之骨”嫁接到“人之格”上了。这期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“不着痕迹”。很多借物发端，以物喻人之作，往往不能糅合在一起。物是人物，两张皮，终不能入上品之列。词的下半阙主要写对林从龙先生的仰慕。

另有一首《踏莎行·梅之韵》，是作者写给先生的。这首词写得很有情趣，按作者小注，“先生冬约严寒。夏约酷伏，春约花溪，秋约霜露。”是一位标准的钓者。作者在上半阙的刻画里，给读者展示的是一幅精工带写的水墨画。“霞辉”、“雨雾”、“轻车”、“清波路”、“蒹葭”、“苇衣”、“牧童短笛炊烟”，虽然信息量很大，色彩很丰富，但作者很巧妙地将其融化在一起了。下半阙里，我

## 黄山即景

刘忠全

云海

②国画家亚明同志喜画黄山云海。

黄山五海①气势壮，雨过天晴千尺浪。旭日东升万里云，七十二峰立汪洋。百丈沉淀烟云下，唯有杜鹃吐锋芒。奇松怪石变盆景，活像亚明②画一张。注：①五海指前海、后海、天海、东海和北海。

雨中  
黄山东雨添锦绣，人字飞瀑舞长绸。雨打奇松吐翠珠，雷震怪石惊群猴。百鸟惧风归巢去，雄鹰高展莲花头。天水洗净险峰土，五海之内起新楼。

## 赞焦裕禄

娄东坡

盐碱内涝风沙狂，兰考县情惹人慌。书记到任忙查访，灾情冷暖记心房。

对症下药初见效，何期病魔入膏肓！饮恨无穷事未竟，公仆榜样永流芳。

## 夜读老聃

王全安

天地有多大，孤独就有多大

从此不愿讲话，编织如星辰

许多人喋喋不休，仿佛把握了真理，你一眼就着破了人世间的荒凉

骑着青牛，孑然西行，只是为了寻到一位知音

## 大雪

李志胜

剪水作花飞的盛景，愈演愈烈，天地之大，雪量之大，兆丰年的祥瑞，潇潇飒飒

覆盖大地的暖流，奔向四面八方，南北东西

鹤鸣不鸣，寒衣身上披，虎姑交，荔提出

望小麦生长，看牲畜避寒，大雪之后，蓝装水不漏，休闲盈心，收获满怀

归根

旺旺

摄

